

埃科文本诠释 理论研究





导 论	1
一、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2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5	
三、本选题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 14	
第一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思想渊源	17
第一节 诠释考古学 / 18	
一、诠释学考古 / 18	
二、托马斯·阿奎那 / 20	
第二节 意大利美学传统 / 23	
一、维柯 / 24	
二、克罗齐 / 26	
三、帕莱松 / 29	
第三节 乔伊斯的诗学 / 33	
一、小说形式实验 / 34	
二、混沌美学 / 36	

第二章 埃科文本诠释的开放性 40

第一节 开放作品的诗学 / 42

一、开放的作品：观念与历史 / 42

二、开放的作品：类型和价值 / 48

三、间离、复调与开放性 / 52

第二节 信息学的视角 / 54

一、信息熵 / 55

二、信息与语义 / 58

第三节 走向符号学—诠释学 / 61

第三章 埃科文本诠释主体的规定性 65

第一节 标准作者 / 65

一、关于“标准作者” / 66

二、关于“经验作者” / 67

三、标准作者与隐含作者 / 69

第二节 标准读者 / 71

一、关于“标准读者” / 71

二、关于“经验读者” / 73

三、标准读者与隐含读者 / 74

第三节 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联系与意义 / 76

一、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的联系 / 76

二、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的价值和意义 / 78

第四节 诠释的历史之维 / 82

第四章 埃科文本诠释的限制性 85

第一节 文本意图 / 86

一、作者、文本与读者 / 86

二、文本意图 / 89	
第二节 文本诠释的标准 / 94	
一、连贯性标准 / 95	
二、简洁“经济”标准 / 96	
三、互文性标准 / 98	
四、相似性标准 / 100	
第三节 过度诠释 / 103	
第五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符号学策略	107
第一节 埃科符号学的皮尔斯之维 / 107	
一、解释项 / 108	
二、符号过程 / 113	
三、试推法 / 119	
第二节 三元符号诠释模式 / 123	
一、解构的挑战 / 123	
二、叶姆斯列夫的二元符号模式 / 124	
三、三元符号诠释模式 / 128	
第六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引发的争论	131
第一节 罗蒂的“使用文本” / 131	
一、关于实用主义 / 131	
二、罗蒂的实用主义 / 135	
三、埃科的回应 / 138	
第二节 卡勒的“过度诠释” / 139	
一、卡勒的思想 / 140	
二、为“过度诠释”辩护 / 142	
三、埃科的回应 / 144	

第三节 丹纳讲座的意义 / 145

第七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与小说创作 147

第一节 《玫瑰的名字》的诠释 / 147

一、“玫瑰”的诠释 / 148

二、双重读者 / 154

第二节 《傅科摆》的诠释性 / 160

一、《傅科摆》的解构性 / 161

二、《傅科摆》的诠释性 / 165

第三节 《波多里诺》的历史诠释 / 170

一、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 / 171

二、谎言创造历史 / 175

第八章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与文化批评 179

第一节 意大利新先锋运动 / 180

一、新先锋运动 / 180

二、埃科与 63 学社 / 183

三、63 学社的解体 / 186

第二节 埃科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理论 / 190

一、启示录派和综合派 / 191

二、埃科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理论 / 195

三、电视与符号游击战 / 201

第三节 埃科的后现代主义 / 207

一、后现代主义 / 207

二、埃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 209

三、埃科的后现代主义实践 / 213

结 语	当代中国诗学视野中的埃科文本诠释理论	218
第一节	当代中国诗学视野中的翁贝托·埃科 /	219
第二节	调停与综合：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根本精神 /	223
第三节	埃科文本诠释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	228
参考文献		234
	一、埃科主要著作 /	234
	二、其他参考文献 /	236
附录一	埃科简略年谱	249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254
后 记		255

导 论

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① 1932 年 1 月 5 日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 (Piedmont) 的亚历山大里亚小城 (Alessandria), 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现居米兰。埃科是一位思维极为活跃, 涉猎非常广泛, 效率高且多产的学者, 不仅着力于理论研究和小说创作, 而且还将笔触伸向文化和社会领域, 包括哲学、美学、符号学、诠释学、小说创作、节目编辑、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电影等, 有研究者粗略归纳为 8 类 52 种。^② 更为世人惊叹的是, 埃科在其涉猎的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因而集美学家、诠释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等身份为一体, 可谓当代欧洲最博学的艺术家之一。英国学者迈克尔·恺撒 (Michael Caesar) 认为“埃科引人瞩目的不仅在于他那在理论研究和叙事创作之间跨越的能力, 而且在他那能够在不同种类和层次的交流中不断进行实验、回归和修正的思想运作方式”。^③ 这也决定了多样性和综合性是埃科思想的主要特点, 这种思想特征孕育了埃科广泛多样的兴趣, 使他能够自由地在不同的学科、历史和社会之间

① 埃科 (Umberto Eco) 目前国内有多种译名, 如翁贝托·埃科、翁贝尔托·埃科、昂贝托·埃科、安贝托·埃柯、昂贝尔托·艾柯、安贝托·艾柯、乌蒙勃托·艾柯、安伯托·艾可等, 本文取翁贝托·埃科。

② http://www.themodernword.com/eco/eco_intra.html

③ Michael Caesar, *Umberto Eco: Philosophy, Semiotics and the Work of Fi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4.

悠游，进而广泛涉及中世纪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诠释学研究等领域，并创作出大量的小说、杂文和随笔，赢得了“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和“当代达·芬奇”^①的美誉。

一、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本选题是对埃科众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本诠释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诠释”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的。”^②后经由19世纪初的施莱尔马赫通过对《圣经》意义理解的自觉，建立神学诠释学，其后的狄尔泰将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普遍化和理论化，扩大为一种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方法。海德格尔则将诠释学用于分析“只有在理解中才存在的那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③即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或此在。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诠释学，建立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诠释学。埃科的诠释理论无意于形而上的哲学建构，而是联系当下的美学思潮和文学批评实践，关注诠释学理论在文本、文化和社会现象之中的运作和实现。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各种批评思潮迭起、流派丛生竞舸，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否定和争论的交替中波浪式的向前发展。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强调，到“新批评”对文本语言分析的专注，再到结构主义对语言深层结构的整体关注……这些批评思潮在批判、争论、继承和吸纳的过程中交替发展，表现出一些美学共性：强调文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视文本为一个有机形式或整体，注重语言形式、语言结构的分析，把文本看作一个客观自足体，

① 邱华栋：《翁贝托·埃科：当代达·芬奇》，载《小说界》，2009年第3期，第186页。

② [英]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③ [法]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文本的任何诠释和分析与文本之外的作者、社会、历史等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埃科的学术史从中世纪美学研究开始，毕业后又从事广播电视文化工作，可谓从古典到先锋，其中不变的是埃科对当下美学思潮和文艺批评的关注和介入。特别是对当时席卷西方的结构主义美学思潮和批评方法，埃科保持了某种思想的独立和清醒。1962年埃科发表了专著《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 1962），提出开放的作品诗学，认为文本确有其自主性，但文本的实现有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

埃科的这种思想也与当时狂飙突进的社会思潮相呼应，是社会文化思潮在美学文学领域中的体现，是当时意大利新先锋运动的重要理论推力。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先锋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张扬，表现为主体自我的独立和表现的自由，具体到诠释学的发展方面就是开始了接受反应理论的转向，强调读者在文本诠释过程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埃科也在1979年发表论文集《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1979），提出标准读者的概念，强调诠释过程中读者的积极作用和诠释协作问题。至后来，解构主义盛行，文本诠释成了一种虚无的符号游戏，诠释是自由而且无限的。针对这种“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①的现象，埃科利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的机会，提交了“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辩论题，针对解构主义对文本任意无限的拆分和诠释与罗蒂等进行争论，认为“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②强调文本的自主性和诠释的有限性。

埃科诠释理论首先聚焦的是文本世界或艺术世界，其主要论点就是坚持文本的开放性，强调文本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体现了鲜

① [意] 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页。

② [意] 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页。

明的综合折中的色彩。表现在诠释实践中，作为诠释者应该综合考量作者、文本及其语境，在文本及文本意图的基础上坚持诠释的开放性，表现了埃科试图对解构诠释的规制，为诠释活动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其次，埃科将诠释理论视之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and 角度，积极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的各种现实，经常参与各种关于人类思想、文化、生存及人文价值的论战，紧跟时代潮流而不亦步亦趋，融会吸纳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却又执著于思想的原创和独特，在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读者的角色》、《启示录派和综合派》、《误读》、《五个道德片断》、《密涅瓦火柴盒》和《康德与鸭嘴兽》中，埃科聚焦诠释理论的社会文化维度，把世界作为文本，将文本诠释理论的触角深入先锋运动、大众传播和文化批评等领域，认为这些领域也表现了某种意义、某种指谓或某种可能的世界，需要通过诠释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化。

《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认为埃科之所以能自由穿行于多个领域，完全有赖于他的那种“贯穿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①，这在其文本诠释理论中具有最为鲜明的体现。面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埃科文本诠释理论始终对文学形式化、语言结构化、读者中心化、历史虚无化等理论保持警醒，并以特有的开放性的气度，表现出视角的独特和理论的平衡，提倡诠释的开放性，坚持诠释的限制性，反对过度诠释。更为重要的是“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话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深深地触及到了‘人文价值’的问题。”^② 因此，深入研究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无论是对判断文学文本、艺术作品和一般人文社会的价值，还是对理解埃科的哲学美学思想，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化现象和意义，以及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

① Peter Brand and Lino Perti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98.

② [英] 柯里尼：《诠释：有限与无限》，《诠释与过度诠释》，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3 页。

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诠释无处不在，埃科也是如此。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埃科的影响是广泛的，因而对他的研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埃科研究的起步很早，甚至在埃科尚未获得符号学家和小说家头衔的时期，关于埃科的研究论文就不断出现，至今已达千余篇，著作也有几十种之多。国外对埃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符号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研究有：迈克尔·恺撒和彼得·哈蒙德沃斯编辑的《作家与意大利当代社会：随笔集》（Michael Caesar and Peter Hammondsworth, *Writer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Ital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1984），美国学者特莉萨·科莱蒂的《玫瑰之命名：埃科、中世纪符号与现代理论》（Theresa Coletti, *Naming of the Rose: Eco, Medieval Signs, and Modern Theory*, 1988）、加拿大学者琳达·哈吉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与小说》（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1989），乔安·坎农的《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小说：卡尔维诺、埃科、莎莎和马莱巴的理性危机》（Joann Cannon, *Postmodern Italian Fiction: The Crisis of Reason in Calvino, Eco, Sciascia, Malerba*, 1989），皮尔洛·古蒂尼的《意大利文学的非学院派手册》（Piero Cudini, *Manuale non scolastico di letteratura italiana*, 1992），休恩·埃克布拉德的《〈玫瑰的名字〉的结构基础研究》（Sven Ekblad, *Studi sui sottofondi strutturali nel Nome della rosa di Umberto Eco*, 1994），意大利博士论文《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与埃科的〈傅科摆〉：技术与超文本》（*Gravity's Rainbow di Thomas Pynchon e Il pendolo di Foucault di Umberto Eco: aspetti tecnologici e ipertestuali*）和《〈玫瑰的名字〉中的侦探》（*La detection nel Nome della rosa*）等；符号学研究有：德

国学者厄休拉的《迷宫的符号：埃科的文本符号学研究》（Ursula Ahlborn-Rizzuto, *m Labyrinth der Zeichen: Zur Textsemiotik Umberto Ecos*, 1990），美国学者丹内、格勒瓦西编辑的《来自混沌：符号学文集——献给翁贝托·埃科》（William E. Tanner and Anne Gervasi, *Out of Chaos: Semiotics: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Umberto Eco*, 1992）等，都是重点介绍和研究埃科的符号学理论。

关于埃科综合研究方面的著作也较为常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特拉萨·劳拉提斯的《埃科》（De Lauretis Teresa, *Umberto Eco*, 1981），该书对埃科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重点在符号学和小说创作方面。罗科的《阅读埃科》（Capozzi Rocco ed.,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1997）主要是埃科文集的编辑，对埃科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也涉及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但没有详细的展开。迈克尔·恺撒的《埃科论——哲学、符号学与小说作品》（Michael Caesar, *Umberto Eco-Philosophy, Semiotics and the Work of Fiction*, 1999）是埃科研究较为突出的论著，作者与埃科本人进行了对话和思想交流，论著也以其全面性和客观性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该书分为八章内容，对埃科开放作品的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在第一章“形式、诠释和开放的作品”（“For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 Work”）对埃科的诠释理论和开放作品的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在其他章节对埃科文本诠释理论也有涉及，但均不详细。法国学者居勒斯·格里蒂的《埃科》（Jules Gritti, *Umberto Eco*, 1991）主要从埃科涉猎的哲学、宗教、美学、历史和文化等领域着手，全面考察埃科的思想体系和学术发展。美国学者彼得·邦达内拉的《翁贝托·埃科与开放的文本：符号学、小说和大众文化》（Peter Bondanella, *Umberto Eco: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1997）是埃科研究的经典之作。彼得·邦达内拉本身是一位中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在这点上他与埃科是同道。该书是在阅读埃科大量原

始手稿的基础上，并与埃科进行思想交流和讨论的结果，论著也得到了埃科的极力认同和高度评价，作者也因此成为埃科研究的权威。彼得·邦达内拉立足于埃科的作品文本，从中世纪美学、符号学和大众文化的视角切入，对埃科的美学、符号学和开放的艺术理论做了综合系统的研究。德国学者赫切·夏克的《埃科与诠释问题：美学、符号学与文本理论》（Helge Schalk, *Umberto Eco und das Problem der Interpretation: Ästhetik, Semiotik, Textpragmatik*, 2000）从符号学、美学的角度讨论埃科的美学思想、开放的文本理论等。而最为全面的是迈克·加内和尼古拉斯·加内编辑的三卷本《埃科》（Mike Gane and Nicholas Gane ed., *Umberto Eco*, 2005）收集了75篇英语世界研究埃科的论文，是研究埃科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论文几乎涵盖了埃科所涉猎的所有学术领域，如哲学、伦理学、美学、符号学、叙事学、读者理论、诠释学、文化批评、大众传媒和小说创作，其中最多的还是对小说和符号学的研究，几乎占了收集论文的一半。涉及诠释学及相关主题的论文也有10多篇，不过都是借用埃科的诠释学理论和读者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介入论述，没有一种详细的和全面的诠释学理论的建构。

在亚洲，日本是较早传播、研究埃科的国家。1980年池上嘉彦将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译介到日本，开始了埃科及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随后，埃科的《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先后译介到日本。对埃科的译介传播进而促进了埃科研究在日本的兴起，1992年池上嘉彦的《诗学与文化符号论》是日本较早研究埃科的理论著作，而篠原资明的《埃柯——符号的时空》则完全以埃科及其作品为对象，分八个部分对埃科的中世纪研究、前卫文化、符号论、小说创作等进行全方的论述，并在第六章“抗拒赫米斯主义”谈到埃科诠释理论的过剩解释问题，其他章节也零星涉及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

总体而言，国外对埃科的学术研究视野广泛，氛围热烈：或整体全面的宏观把握，或单篇作品的具体分析，广泛涉及了埃科的各个学术兴

奋点。就埃科文本诠释学理论而言,无论是专著和单篇论文都有涉及,往往表现为一种大而全的介绍,缺乏一种详细和深刻的专注;或表现为小而精,往往就诠释学理论的某个方面、某个概念进行深刻的探讨,表现一种微观的深刻和精细;或表现为小说和理论的互动,借用诠释学的某个理论,对埃科的小说进行个案研究。而就埃科的诠释学理论展开全面的、精细的研究和阐述的论文很少看到。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虽不乏从总体上论述埃科思想的专著和论文,但专门针对其诠释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尚未见到,论文选题正是基于此种现状而提出的。

与埃科在西方学界声名远扬的现实情况相对应,中国学界也较早就开始了对埃科的译介和接受。1981年第5期《国外社会科学》刊载王祖望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美国学者T. 谢拜奥克的讲稿《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是目前了解到的最早在国内介绍埃科符号学家身份的资料。同年的《外国文学动态》(第8期)刊载了吕同六的《意大利文坛管窥》,简单的介绍了埃科及其作品,并特别介绍了《玫瑰的名字》。1984年弋边在《译林》(第2期)“世界文坛动态”提到埃科及其小说《玫瑰的名字》,钱钟书在《管锥编》(第5册)的《管锥编增订之二》(1986)中两次提到埃科的《玫瑰的名字》,1987年闵炳君翻译埃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在《外国文学》第4至10期刊载,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全书。也在1987年,由林泰等翻译的《玫瑰之名》由重庆出版社先行出版。1990年,埃科的符号学专著《符号学理论》由卢德平译介到中国。1993年,埃科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独角兽与龙》(*Unicorn and Dragon*)的演说,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埃科热”。1997年,王宇根翻译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兴趣,是埃科在中国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著作。2007年3月,埃科再次应邀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古典战争和后现代战争》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听众的关注,掀起了中国“埃科热”的第二次浪潮。至目前,埃科已有《玫瑰的名字》(1988)、

《符号学理论》（1990）、《诠释与过度诠释》（1997）、《昨日之岛》（2001）、《全球化中的语言交流问题》^①（2002）、《傅科摆》（2003）、《大学生如何写毕业论文》（2003）、《带着鲑鱼去旅行》（2005）、《开放的作品》（2005）、《悠游小说林》（2005）、《符号学与语言哲学》（2006）、《误读》（2006）、《美的历史》（2007）、《波多里诺》（2007）、《密涅瓦火柴盒》（2009），包括台港学者译介的《信仰或非信仰：哲学大师与枢机主教的对谈》（2002）、《智慧女神的魔法袋》（2004）、《丑的历史》（2008）、《艾可谈文学》（2008）、《艾可说故事》（2008）等作品，上述作品涵盖了埃科在小说创作、符号学、诠释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等领域的成就，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埃科形象。

与热闹的埃科作品的译介相比，中国学界的埃科研究尚不够充分，理论研究显得薄弱，影响也极为有限，出现了一种追逐埃科者众，研究者寥寥的“埃科现象”。不过埃科先后两次来到中国，也为中国的埃科研究添加了催化剂，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乏高水平、有深度的研究，下面分小说研究、符号学研究和诠释理论研究等部分进行介绍，诚然这种区分并非泾渭分明，其中存在较多的交叉或重合。

小说研究。钱钟书较早涉及埃科小说研究，他在《管锥编》（第5册）的《管锥编增订之二》中有两处论及《玫瑰的名字》：一处以威廉和佐治关于“笑”的争论，认为两者对关于“笑”是否有益于上帝的看法都有道理；一处是关于威廉修士的“登楼舍梯”与“得兔忘蹄、得鱼忘筌”的类比，认为两者道理相同^②。肖天佑发表于《国际商务》（1989年第4期）的《U·埃科〈玫瑰之名〉与符号学》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玫瑰的名字》。戴锦华的《镜与世俗神话》（1995）

① 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0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179页。

以“玫瑰的名字：小说、电影与文化分析”一节通过小说叙述与电影剪辑的比较对《玫瑰的名字》进行文化分析。李显杰的《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玫瑰的名字〉解读》（载于《电影艺术》1997年第3期）探讨了《玫瑰的名字》的因果式叙事结构模式。袁洪庚的《影射与戏拟：〈玫瑰之名〉中的互为文本性研究》（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分析了《玫瑰的名字》较为丰富的互文性特色。刘佳林的《火焰中的玫瑰——解读〈玫瑰之名〉》（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认为《玫瑰的名字》揭示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局限：多种认识假相对真理的遮蔽。马凌是国内埃科小说研究的集大成学者，其《玫瑰就是玫瑰》（载于《读书》2003年第2期）、《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解构神秘：〈傅科摆〉的深层主题》（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都是结合埃科的小说创作，论述埃科的小说和符号学、诠释学的关系，认为埃科的小说作者借以表现其文本诠释理论的一个载体。马凌2004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专设“艾柯研究”一章，分四节对埃科的生平和小说进行了介绍，深入分析了埃科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是埃科小说研究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张琦的《“笑”与“贫穷”——论埃柯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主题》（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认为《玫瑰的名字》的实质主题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中诸如“差异”等问题所做的现实思考。胡全生的《在封闭中开放：论〈玫瑰之名〉的通俗性和后现代性》（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认为《玫瑰的名字》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小说，通过拼贴和典故等互文手法，在封闭的模式中获得一种后现代的开放性。国内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玫瑰的名字》和《傅科摆》的诠释上。

符号学研究。李幼蒸是国内较早研究埃科符号学的学者，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1987）介绍了埃科的电影符号学。

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1995)在“艾柯的代码分类理论”中简单介绍了埃科的电影符号学理论。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1999)、《历史符号学》(2003)等著作对埃科的符号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涉及埃科的一般符号学理论、记号分类学、文化惯习意义论原理、开放的文本结构理论等方面,是国内研究埃科符号学和诠释学的权威成果。李幼蒸也是中国学界极少几位与埃科直接进行过思想沟通的学者之一,对埃科的符号学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许正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2005)第十一章介绍了埃科的代码理论和符号生产理论。

诠释理论研究。南帆的《诠释与历史语境》(载《读书》1998年第11期)围绕“丹纳讲座”引起的争论,介绍了埃科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理论,强调诠释要考量文本意图和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是中国学界第一次详细论述埃科诠释与过度诠释问题的论文,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李建盛的《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多次论及埃科,在“文学接受主体的规定性”中论及其文本意图和标准作者。刘玉宇的《诠释的不确定性及其限度——论埃科的三元符号模式》(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通过对埃科提出的符号理论特别是解释项的分析,为其“文本意图”找到符号学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埃科的三元符号模式的局限,给笔者以极大的启发。李彬的《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在第五章以“重建文本的客观性”为节,将艾柯与赫希、利科列在一起,简略介绍了埃科的文本理论。刘全福的《意义的回归:阅读中的本文神秘主义批判》(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结合埃科《开放的作品》和《玫瑰之名》,探讨了诠释理论与神秘主义的联系,对研究埃科的文本诠释理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张广奎的《论〈傅科摆〉的艾柯诠释学回证与诠释熵情》(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从艾柯诠释学看翻译的特性》(载《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为艾柯诠释学的“读者意图”辩护——从马克思主义的中